

故园风雨

1989年春节过后,为了做好旧欠渔贷清收工作,农行黄岩县支行专门组织了清收工作队,上海岛清收。我们登上的第一个岛屿是黄礁岛,我和营业所主任老王去了黄礁岛的最南端——讨水坑。

老王曾长期担任黄琅乡信用社主任,对这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他从信用社主任提拔到县支行任股长,后又从支行股长任上转任金清营业所主任,在县、区、乡三级金融机构工作过,熟悉各个层面的工作要求。我那时也已经经历了信用社、营业所、县支行三级金融机构工作,故我俩有着好多共同语言,一路走来,相谈甚欢。

那时候,黄礁岛上的山路弯弯曲曲,不是很好走。从驻地出发,一路上基本都是下坡路,走得不是很累。那时我曾经过到黄岩境内最高峰,海拔1200多米的大寺基,以及西部大部分的山区乡村,而东部海岛则是第一次踏上,初次领略这海岛风光,感到非常愉快。

从山坡上下来,前面是一片平地。这块平地高出海面只有几米,东西南北大概只有五六百米,但它将南北两座山连在了一起。老王告诉我,这里叫“掇舵门”。相传在清朝年间,经常会有福建人经过

此地到普陀山敬香。有一天,一艘木帆船行驶到黄礁山峡时,遇到一群强盗来抢劫,该船老机智地将舵门撬起,安全过了山峡,躲过一劫,因此,取名为“掇舵门”。

当然,这只是当地民间的一个传说,至于当年的航船能否驶过这座山口,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沧海桑田,说不定过去这里就是通航的海峡。在我看来,这里更像一个扇门,让这座海岛的东西两片海域成了不同的天地。岛的东面是海风习习,海浪滚滚,海天一色;岛的西面则是风平浪静,大陆在望。

穿过这片平地,我们又开始爬山,刚才是下坡,现在是上坡,我明显感觉有点吃力。老王对我说,这座山不大,很快就到了。说话之间,我突然闻到了一股扑面而来的清香,抬眼望去,那是一片竞相开放的水仙花。修长的绿叶,白白的花瓣,黄黄的花蕊,是那么赏心悦目。

偏远的海岛,有着自然生长的水仙花,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惊喜之情,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一刻,我很想扑上去采挖,老王拦住了我。他说,这水仙花在这片海岛多得多,我们回去时再挖吧。哦,正如他所说,我们翻过一个小山包,就可见到一片盛开的水仙花。

水仙花喜阴,阴湿的山涧边上,是它们天然的生长地。讨水坑还是水仙花的生长乐园,我没来之前,从未有人向我说起。此番海岛渔货,我有了意外的收获。然而,海岛景美人更美,那一天接下来的一幕,是更让我感动的讨水坑人的心灵之美。

当我们翻过最后一座小山坡后,就到了讨水坑村。刚一进村,迎面碰上老王熟悉的一位渔民,两人就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拉着手说个没完。接下这位渔民高声一喊:“老王回来了!”立刻围拢来男女老少一大群,把我团团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问个不停。当老王把我们这次的来意告诉他们时,竟然没有一个人反对,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这钱是要还的。

这一幕情景不仅让我感动,竟然让老王也有点始料不及,我看到了他的眼眶也盈着泪花。为了趁热打铁,我们赶紧来到了村信用服务员的家,让服务员帮着一起工作。一会儿,来还贷款的群众就挤满了整个房间,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

要说讨水坑群众有着一颗感恩的心,还有一个因素,是他们对银行、信用社和老王个人的信赖。那时候,信用社不但放贷款,还负责渔需

物资、救灾物资和资金等的发放,惠及了绝大部分的渔民,在群众中有着很高的威望。这时候老王代表银行来收贷款,让他们觉得这是感恩的机会。

讨水坑是个小村庄,大概只有百来户人家,除了出门在外的,大部分欠贷群众都还了款。那时候,人民币面值50元的刚发行,群众手中最大面值的人民币是10元,那一天,我们一共收回了3000多元钱,把我俩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塞得满满的。

那天我们的工作十分紧张,我几乎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忙着开具贷款收回清单,老王忙不迭地数着钞票;但也是最轻松的一天,因为,我们没费什么口舌,群众都排队来还贷,这种场面是十分少见的,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在离开美丽的讨水坑的那一刻,我忘不了带上美丽的水仙花。村里的群众听说我想带一束鲜艳的水仙花,纷纷出手相助,一下子帮我挖了一大捆的水仙花,并用编织袋装好,送我一根竹竿,让我扛着带回来。

带回来的水仙花,我将一部分送给了其他同志,一部分带回黄岩家里,栽在院子里的花坛中。那花事,一直延续了好多年……

人间遐想

第一场冬雨

范伟锋 (醒时东坡内,醉酒济公家)

凌晨时分莫名醒来。打在彩条布上的滴答滴答声,颇具节奏感,似僧人念经击打木鱼声,更像钟表里秒针走动声,在寂静的空旷中回荡,显得特别刺耳,犹如在胸口摩擦一般。

立冬过了好久,算秋雨,有点勉强。这该是一场冬雨,准确的话应称今年的第一场冬雨。那个刀郎不知怎么了,认为乌鲁木齐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我也觉得今年冬雨的确来得有些晚。都说一场雨一场寒,前些天还仿若夏日,颠倒得人差点热死在冬前。路上的土已是燥得不成团形,心中自然渴望来场雨缓解一下。

相比于雪,古人对冬雨着墨不多。苏辙倒写过一首《寒雨》。从诗中“江南殊气候,冬雨作春寒”,可以推测出这不是第一场冬雨,反倒是末冬的最后的一场雨。但不管如何,流放者的江湖庙堂情以及苏家父子多舛一生,尽在诗中。无独有偶,南宋范成大也作过一首《寒雨》,读来雨味和诗意浓浓。“何事冬来雨打窗,夜滴滴滴声凉”,这冬雨似淅淅流水,轻轻拍打窗户的一幕,与今晚何其像?之后,范成大又幻想漫天雨中,“径上孤篷钓晚江”。在他眼中,这是下雪的前奏雨。

历史上,许多诗人居于北方,熟视无睹凛冬中的雪,却对江南冬雨雨而不往。即使来自南方的郁达夫、徐志摩,虽笔下多有浪漫之辞,但有关冬雨之作始终未见纸上。究其原因,不得而知。

恍惚间醒来张望,四周灰蒙蒙。东方天空,尽管云层有点厚,还是腾出几块给阳光。虽然照得有些无力,毕竟多了一些生机,给人几丝裂缝中的希望。路面变得湿漉漉,但也不是干沟万壑,背上淋透得要一会儿。雨滴在脸上,有几分寒意。堤坝上早锻炼的见少了。朋友圈上把今年这场冬雨调侃成:仅是几声淅沥,就吓跑了秋爽,润了冬湿了心。读来,倒觉得这位仁兄颇晓人间。

岸上,有点蔫了的柳条,被雨一浸,舒展了许多。桂花树上残留的余香,被冬雨打得郁结在一起。我凑鼻一闻,那绵长的香味,清新逼人。桂花叶呈各种姿态,沿上大瓣叶有明显洗过的痕迹;小叶两边内卷,中里有托着雨水的,也有水与尘纠缠着的。更有躲在繁茂中间的叶子,一如既往地静看万物,仿佛这世界与它无关。最打动我心的是几株银杏。黄叶铺满一地,比昨天明显加厚,看上去便是一幅重色彩的油画。踩在上面,有点软滑,更多觉得是秋踩在脚下,与冬有了肌肤之亲。

不经意间抬起头,飘下一枚银杏叶,不偏不倚地遮在我的眼上。刚才的萧索也成了黑色,看来世界变幻仅需眼睛即可。而所有一切转瞬实不过仅是一枚树叶。这么一想,这枚树叶有些珍贵起来,我便将其紧握在手心。

不变的是溪水,依然缓缓向下流。雨落入其中,惊不起水花,很快溶入其中。还有几只白鹭,不知冷暖地上下扑飞。

苏辙兄弟苏轼尤其喜雨,写下八十余篇关于雨的诗词。在他笔下,下面的雨时奇时细,时暮时烟,时白时墨,时斜时慢,不过他“心似已灰之木”,已然寂静无欲,根本不在乎那是什么雨?尽管又一次被召回,却永远倒在了常州。只是苏辙未见兄长最后一面,身处冬日寒雨,心恐岭梅残。好在最终两兄弟合葬在一起。后人在雨纷纷中凭吊遥想,都纷纷为他们戴上了最大的雨伞。

许多的许多好比围城,凡夫俗子,总是晴时念雨,有雨又嗜晴,归结是人的欲念在作祟。事实上,顺天时应自然,不过分解读雨或晴,悲戚或欣喜自会少很多。雨慢慢激活了城市,忙碌先从路边开始。水灵的青菜、红红的胡萝卜、舒展的菜花等摆满一地。被问及,皆答霜打了,之后的交易自然而然。肉肉的诘了几句天气,卖菜的则说,再不下雨,地都要瘦了,没菜了。同样的雨,各人需要不同。旁边的一位老菜农说,不管如何,总比疫情时好。

是啊,那年过年,雨一场接一场,许多人与我一样,因疫情回乡的行程被阻断。点起的鞭炮稀稀拉拉,甚至被雨浇灭了引子。我天天坐在家中,这说不清的冬雨还是春雨,把心淋发霉了。至今想来,心有余悸。那时我说,假如会有选择,我一定选阳光,即使恶毒得晒掉一层皮也行。可等来阳光,得有一段日子,不过在还没有缺席。

如今回想起这些,有些波澜不惊。生活中一些磨难是转弯,正如长时间的雨水缺少光照,连日的晒也需要水分调节,熬过去,想想也不过如此。即使有点遗憾,向往过也就好了。

雪来晚,刀郎为了那个“你”,挤上了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家中孩子已吃了好饭,准备出发去学校。我知道,雨晚不晚,伞打不打,我与他的生活还得继续下去,并且断会一直向前。

美丽讨水坑

(一个钟情怀旧的老人) 林允华



茶言观墨

田垄

有行有色 摄

国清寺前,有一片田野,初冬,一群农民正开挖田垄。从天空俯瞰,田野被一条条直线分割,形成有趣的“撞色”。田垄里蕴藏着诗意——“试登山半望田垄,麦色青青早吐芽”,这是何其芳的诗歌。如今,我们看田垄,只需借助无人机,这是前人无法想象的。

——编者絮语



阡陌岁月

出生四柱即年月日时。在汉族民俗信仰中,由天干地支每柱二字共同构成的生辰八字,在每个具体人目中的地位之重、色彩之浓厚毋庸置疑。小到出发启程选日子,新生儿孩起名字,大到年轻人拜堂结婚、老年人庆祝寿抑或开工动土、竣工结顶、新宅迁址等传统习俗中的红白喜事,桩桩件件绕不开生辰八字。可见,熟记本人生辰八字,当数必须之“基本功”,否则易被视为不谙世事之另类一族。

实不相瞒,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我,自能记事之日起,脑海中居然连自己生于何日的问号,四十多年来从未拉直过。要不是“三龄两历”复核这项工作倒逼,困扰我多年的生日“谜团”可能还将持续。

受客观条件限制,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的农村孩子,仍普遍诞生于“家庭产房”。因没有类似当今的《出生医学证明》,细心的父母为防日久记忆出错,往往沿袭祖辈习惯,在新生孩呱呱坠地后,便及时在自家衣橱内壁或其他较为隐秘的物件上悄然做上几笔笔记,此谓落地时辰。

当时识字人不多,所有户籍信息均源自户政登记员的首次手工填写,户主在报户口时也根本不会在

意政府相关部门的簿册上究竟填了什么,个别“聪明人”受人请托帮助玩起了年龄上的“橡皮筋”也就不足为怪。为此,户籍信息真实度准确确定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衡量和考验着工作人员的责任感与正义感。

“名字当面叫,生辰八字自知晓”,正是因为当年的不较真,才有了我日后这张三字姓名中,有两字均以别字替代,出生日期张冠李戴的漏洞百出的居民身份证。这张在发放时看起来无关紧要的证件,平添了我诸多的尴尬与烦恼。此后,安装电话、买一部手机,到邮局取一个小包裹哪怕领一笔几十元的小稿费等等,凡需要核验身份证的地方就没有不费口舌一次性办妥过。遭遇了办事的屡屡“卡壳”,不得不同步准备“此名即该人,某某是曾用名,两者系谐音”之“预案”来证明,否则休想“最多跑一次”!

其实,从未有过曾用名的我非常清楚,只因父母不识一丁,外祖父为我起名,自然是煞费苦心。老人家出身贫寒,虽因家境困难未坐过一日学堂,但求知若渴的他从做学徒起就坚持自学,以书为友成了他终身的追求。当初取书写笔画繁杂之字,一则力为避大概率重名,二是的的确确含长辈殷切期望之意。第一份

档案里的名字确系我本人亲笔所写,身份证上的名字全因工作人员疏忽所致,两者于形迥然不同,于意大相径庭。若默认身份证的错误写法吧,表象上能省去一些麻烦,但按下葫芦浮起瓢,实在是老人家劳动成果的极不尊重,于心何安?

童年做游戏时,常以年岁比大小。出于好奇,我亦不止一次地探求生日答案。向问过母亲,她大都以“过年边”(临近春节)含糊其辞。久而久之,“大约在冬季”就在我记忆深处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于是35年前在《入团志愿书》“出生月份”这一栏目里,我深信不疑地填入了“12月”。谁承想,正是这个“想当然”,让我在后来被组织认定为最早最重要的人事档案里留下了难以更正的“光辉事实”。母亲仙逝,个中原委今无从探求。据长姐回忆,母亲生前的态度其实隐含着她内心更多的忧虑。人生不能被“命运”左右,淡化生辰八字,只为防止算命、测字、求签、占卜这个“被忽悠”的可能;断了这个念,就少了投机取巧这份心。如此,年轻人方能认认真真干活,心无旁骛做事。回头想想,那份善意虽然朴素却意味深长!

解铃还需系铃人,求助公安户政窗口,却等来“已超十八岁,原则

上不予受理”之回复。明知有误却更正无门,这痛苦堪比“一失足成千古恨”般难受。有一种无奈便是煎熬,重大转机缘于一次闲聊中的友人提醒,即若能提供十八岁前的原始凭证,顺利更正或许尚有一丝可能。希望之火既已复燃,带着从未有过的兴奋与期待,一进家门便开始翻箱倒柜。寻遍了角角落落,终于在母亲留下的那只旧皮箱里发现了保存完好的“老古董”。岁月留痕,一卷《成绩报告单》忠实记录了我自上小学起到中学毕业这十几年时光里的每一个过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真名实姓,一字不差,整整齐齐,一页不缺。选取第一学期期末这张,称得上最原始最有代表性了吧!递上这张尽显沧桑的黄皮纸,户政窗口工作人员连声赞叹“这么早,有说服力”。真凭实据在手,何愁难题不解锁!误写了十七年的名字,终于在一个月后恢复了本来面目。从今往后不必再用证而劳神了,这种喜悦胜过千言万语。

出生月份按农历换算大体相当,因日期仍有出入,证件号码就只能将错就错。好事多磨,理清了其中之缘由,还原了事物之本真,留个细微遗憾不也是一种经历一笔财富吗?

好事多磨为哪般

(以码字为乐,凭笔耕追梦) 许鹤鸣

涉笔成趣

多年前,我所任教的学校边上有一条灌溉用的水渠,渠水清澈,常可见小鱼在其间欢快游荡,间或有沙泥鳅潜伏于水底。水渠只有一尺来宽,水一般只到膝盖,所以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水渠穿过田野,田间的油菜花金灿灿的,风里也带着油菜花的香气,钻入微微张开的鼻腔,沁人心脾。我陶醉在眼前的美景中,心里想着:今天有一堂作文课,我是不是又要变点花样了呢?

上课铃声欢快地响起,孩子们早已端坐等候,眼睛不安分地张望着,一副要从我身上发掘出宝贝的样子。我从袋子里掏出三件“宝贝”,孩子们定睛细看,原来是三只纸船:一艘“军舰”,一艘“宽板船”,另一艘是鸭子造型的。他们知道,今天的作文课,又是一道别样的“大餐”了。

我拿出纸来,边示范边让他们跟着折。面对折纸船之类的手工,孩子们仿佛天生就有巨大的潜能,不出几分钟,纸船就成型了。看着他们意犹未尽的表情,我宣布大家带上纸船出发,孩子们迅速变成兴奋的

小鸟,跟着我“飞”出了教室。

我一手抓着网兜,一手提着塑料桶,走在前面。孩子们盯着我手里的“秘密武器”,露出一脸的疑惑,放个小纸船,还要这样“全副武装”吗?我微微一笑,露出神秘兮兮的表情,偏是不点破。

迎着油菜花香,我们来到了水渠边。我没有刻意进行指挥,但队伍却没有争没有抢,仿佛进入自由自在的田野,大家都更加谦让了。

男生小林手里举着一只小纸船,嘴里念叨着:“我的小纸船,你就像一艘神武的战舰,快去乘风破浪吧!”手一松,纸船“啪”掉在水面上,开始了一场闯荡之旅。看着自己的纸船开启了航程,他马上撒开腿,在水渠边跟着跑,不住地给纸船加油打气。

在一个拐弯处,纸船被急流带进了漩涡,瞬间就像一个醉汉,完全不受自己控制,跟着漩涡飞转,随时都有“船倾人覆”的危险。难道这里是“神武战舰”的百慕大?小林同学拳头握得紧紧的,小脸涨得通红,正要发出长长的叹息时,“神

武战舰”一个漂亮的腾跃,抽身滑出漩涡的牵绊,重新进入了新的航程。都说“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神武战舰”一定会胜利抵达彼岸。

女生小芳虔诚地捧着一只宽板纸船,里面装着一颗颗纸折的小星星。她轻声地许愿:“小纸船,请带上我的梦想驶向远方吧!”船底一贴水上水面,便开始了一场梦想旅程。宽板纸船如同一艘巨型的游轮,虽然一路上不时有急流来袭,但整体还算平稳。小芳站在始发处,目光一直追随着向前行驶的宽板船,直至它消失在几个拐弯的尽头。

男生小兵则和自己小组的同学,组成了一支“无敌舰队”。随着一声令下,大家一齐将纸船放入水中,不同大小、造型的纸船,组成一个整齐的方阵,浩浩荡荡地向前行驶。一路上,漂浮在水面的树叶和小草,看到“无敌舰队”的阵势,纷纷“闪避”到一旁,怀着“崇敬”的心情目送舰队前行。

返回教室的时候,我肩背网兜,手提塑料桶,走在队伍中间。孩子们

看到塑料桶里满满的纸船,纷纷投来敬佩的目光。“朱老师不愧是朱老师,一切尽在安排中,看来姜还是老的辣!”两个孩子边说着,边硬是接过了我手里的塑料桶和网兜。

回到教室,孩子们便开始回顾刚才放纸船的过程,列出了一个写作提纲。然后,我让每个孩子脑子里对放纸船的画面进行回放,并想想,其他同学又有那些表现。

当一番厚厚的作文本子端放到我的办公桌前时,我迫不及待地批改了起来。小芳说,假如会有选择,我一定选阳光,即使恶毒得晒掉一层皮也行。可等来阳光,得有一段日子,不过在还没有缺席。

如今回想起这些,有些波澜不惊。生活中一些磨难是转弯,正如长时间的雨水缺少光照,连日的晒也需要水分调节,熬过去,想想也不过如此。即使有点遗憾,向往过也就好了。

雪来晚,刀郎为了那个“你”,挤上了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家中孩子已吃了好饭,准备出发去学校。我知道,雨晚不晚,伞打不打,我与他的生活还得继续下去,并且断会一直向前。